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六

判三十四

繼嗣封襲門二十三道

太室擇嗣判八道

捨嫡孫立庶子判四道

正室為門子判一道

襲代封逃判二道

遺腹襲侯判三道

承襲稱狂判三道

襲爵佯狂判一道

除喪襲爵判一道

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對

賈登

立嫡以長不唯其賢或有時而捨兄則因次而謀第惟甲
克紹先烈啓迪後生一作昆有高陽之才聚太丘之德聿求

門子聽是廟謀螽斯其繩雖有衆多之義爲行以列然乖
長幼之序義則非據人斯見尤必欲構之以神何如節之
以禮况楚君遺法殷家舊制人實不等代亦頗殊縱爲疑
議益彰違越罪之憊失在甲宜以準科懲之後先其男請
從改正

同前

賈廷瑤

主器承宗雖存乎冢嫡象賢擇德必在乎權宜甲何人哉
將定諸嗣年則有序未肆挈龜之下室乎憑靈遂稽當璧
之懿由是求周之故伯也見捨即趙之美無恤是庸既崇
定命之制克允尊神之道古則然矣夫何非哉

同前

賈承襲

總目作裴

執古以道格人其經捨而或逾動則奚軌况承家繼體之
重義存乎冢嗣絕嫡立庶之命禮資乎象賢是用弓裘必
榮鍾鼎以赫斯列侯之恒典豈下愚而足度彼已之甲惟
秩何也德未昭罷過符行禁有子誰立固晉侯之不經擇
幼爲先類楚王之有嬖俱一作但曰神命仍虧拜璧欲議刑
章誰謂無玷况太室之禮僭已凌於殷廟薄言之狀位匪
列於周官欲按科條得悉名器此而伏念終謂疑刑

同前

康濯

納約自牖是脩禘祫於穆清廟肅供神人既不專而爲名
當幹蠱而承孝惟於甲也克構是思擇乎太室期以當作
歷紐斯兆想平王之舊儀佩王忘哀痛石駘之絕繼神保

是格信龜筮之叶和人謀僉同乃七鬯而不喪就諸臣位
尚禮弓之所一作而見嗤辱以臨喪蓋子游之習禮先乎幼者
豈曰遲廻誣善之人何詞以免一作帝賢後嗣謀之允臧季歷
嘉猷誰執為咎或委一作成股誠為朶頤自羝羊而觸藩
伴鼯鼠而非據小懲是誠宜在執牛忿疾於頑無行射隼

同前

虞咸

天子建國諸侯立冢率由舊章克備恒典列昭穆以有序
承繼嗣而迨著粵惟彼甲若昔大猷無忝乃先懋昭有訓
同乎班氏思欲叙其家聲類夫帝孟將以傳其祖德雖珪
璋克荷而嫡庶一作載懷捧程之倫猶疑幹蠱之嗣協比
長幼陰隲廟祧庶降祉以象賢憑靈貺以立德同其楚國

當作飛戎

先棄疾之當璧方彼衛人乃祁子而順兆神所命也則嘗
聞之龜有知焉實在茲矣或非無藝甲擇有孚欲實于理
誰謂其可

同前

常巡

將正人倫必惟嗣續故有側室嫡子乃別尊卑等威以年
以德則聞常典神之聽之抑非通法惟甲啓爾宗廟守其
茅苴類簡主之承祧嗣則未卜同獻公之有子其誰立焉
爰訪恭王之事更徵駘仲之道佩玉而兆既云取吉當璧
而拜遂不敢遠且繼體本以承家知子莫如其父借令愚
知無辨何得長幼乃一作乘假之神明其義則淺捨我恒
禮取請何多文過飾詞徒為妄作

同前

嚴廻

將建嗣子必先克家豈唯興宗亦稱繼代今茲甲者昭穆
茂如爰擇胤而承祧俾傳榮而開國而乃業歸于幼禮且
殊於長年命自于神理徒稱於太室必也義均襄子觀常
山而得符迹偶平王拜楚廟而當璧事則有據或者何非
且今之所為有異於是無聞德舉將由愛立則震求致福
慮喪主鬯之尤事乃得能一作宜奚堪幹蠱之任甲且違禮
罪實難逃理不足稱刑之無捨

同前

徐晶

嫡疑作

欽若古訓奉遵遺典禮崇繼體政重承邦苟冢嫡之或遺
諒昭穆之無取眷言於甲誠乎擇嗣殊無忌之不才讓德

於韓宣異延陵之守節歸義於諸樊既而龜其知乎類石
祁之合兆神所命也同楚平之當璧且德均則卜罕見前
非年均擇賢魯無昔譴先乎幼者誠合通規人或非之孰
云其可

捨嫡孫立庶子判

侯擇嗣捨嫡孫而立庶子人非之曰行古之道

對

姚齊梧

錫土分茅承宗主祭立嗣以嫡非才則賢若拜璧而求則
佩玉寧告一作告惟彼侯國次當擇嗣類田氏之得文緣成
愛客同無恤之在趙不墜克家既捨子以貽孫何棄今而
行古雖檀弓制服而知仲子之非而棠棣與權亦宣尼之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訓請從宗計無信或非

同前

楊栖梧

王者之制著乎禮經五等已陳千古不替爾侯所擇以爲
後者蓋重仁賢詎論嫡庶故捨孫而立子將繼代以承家
壓紐可尊佩王非嗣近思靖郭傳諸孟嘗遠學周文廢其
伯邑侯則可矣人妄非之

同前

石倚

胙土報功分茅錫瑞爰加九命是寵三接將崇繼代之美
以展象賢之慶顧彼擇嗣捨乎嫡孫寔亂大倫攸乖先典
將著其代匪尚其德亦猶行古未息仲子之詞苟非從權
緣懼宣尼之對若也克紹前烈無貽後羞龜告其猷神歆

其類居喪而情忘佩王臨代而智則藏符雖則嫡庶有殊
足使賢愚自別侯之所擇人或敢非在禮則乖於賢固可

同前

杜信

列爵疇庸承家繼體析薪負荷堂構纂脩彼侯運偶千齡
秩惟五等謀孫不朽傳錫土之榮嗣子云亡失克家之慶
殊孟繫之在衛異微子之居殷檀弓免焉有符周典仲子
行古實素彞倫人或見非識明大體廢嫡立庶宜正刑書
吾幾從之無載爾僞

正室爲門子判

甲多諸勝之子乃以正室爲門子令限出入或人告有違
不伏

對

五常之教以經王道三族之別則辨人倫正昭穆以承桃
分嫡庶而繼代必誠差忒克明敦叙是以微子從禮捨其
孫遁禮記作遁獻公汎愛立以奚齊壁埋太室之庭楚則違命
寶藏恒山之上趙乃知木順之克昌易則生亂苟至於道
訟不可成甲齊其家宅心知訓鍾鼓思樂早聘問名勝姪
從觀一作仍邀下姓自殊南陌豈秋胡之遲迴寵若東山
即謝安之携賞於是慶徵蘭妾義感桑弧探杜金而屢祥
列階王以分照同石駘之六子庶孽斯聞均衛家之一兒
冢嫡其取爰崇立長有以代親詎黜商臣非取厚於江革
軍謀後子亦何怨於惠公趨庭既學詩人正室遂爲門子

達其禮典穆以閨門掌政令而攸歸限出入而奚失信居
家之理寧父子之嘻或人所陳深爲未可

襲代封逃判

丁長當襲代封逃主司以有兄不錄其弟

對

賀朝

夏分五等周開九命國庸人爵貽厥孫謀青土白茅將傳
樂郤之室裘裳鍾鼎必襲金張之家丁既慶積山河用光
家國不聞必復之業旋有逋逃之讓榮命不顧同顏闔之
鑿坏遁迹方來共丁鴻之蹈海一去鄉縣幾變星霜冀疇
庸之有主在是弟而可錄不謂政也無二法不容私終使
長襲代封沮玄成之宏義幼而時棄允張純之格言

同前

張疇

先王有作班氏叙其家風遠代無遠帝孟陳其祖德是知
本枝可重宗葉難輕丁胄望素高勲庸夙著金柯玉葉冠
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花萼均
芳下澤秋歸鴻鴈齊列既而風枝不靜星瑄屢移何邵承
家泫然流涕桓玄襲爵悲不自勝苟懷揖讓之風遂有逋
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令範猶存太伯辭周遺芳未泯必若
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常氏之次男無虧太伯之高節

遺腹襲侯判

乙將襲祖侯以遺腹無識訢云生而有文小同爲字

對

周彥之

乙在夢蘭生逢集蓼岐嶷繼體戀弓冶之餘徽詩禮無聞
想山河之舊業望九原而不作松石增哀思五等之崇班
茅封闕嗣同夫稽紹未有識於巨源類彼叔敖亦無言於
楚相當今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豈可使諸葛之苗隨時歇
滅樂毅之後沒代湮淪况乎血屬詳明宜存必復之始手
文昭著須傳幹父之能討以前聞義何殊於仲子酌其故
事跡頗類於周文則知莫藻獻誠禮不乖於大柄析薪克
荷事可優於小同

同前

張純如

周道不虧嗣從嫡長魯風一變新用休祥爰稽仲子之文
實定伯禽之裔抑爲大典猶天之志茂云議以合權繼月

之書可仰惟乙誕茲蘭蓼慶及茅封天狐逮事之歡神錫
小同之字等康成之後胤克紹家聲類桓子之先宗儻爲
公輔且立嗣不拘遺腹無長則合承家非俗說之輕談固
典章之彙範乙當承襲理在不疑

同前

田義龍

靈慶所章錫胤乃承家之本恩華荐及疏封則開國之儀
是知禮備十倫系宗祊而叙昭穆榮標五等列畿甸而制
子男載德象賢山河必復謀孫翼子寸治方傳乙以夙漸
禍胎喪嚴顏於未誕冥包豐始傾厚蔭於生前若趙氏之
遺孫一作孤如鄭門之棄孕毋方鞠我等令伯之成人也
有文同仲子之先兆既而幸脩祖德將克于家未展茅封

爰疑再弄之日遽從芻議復引冠字之年敬省彝章未可
囑其遺誕恭惟典制理宜允其嗣徽

承襲稱狂判

甲承襲稱病狂所司按以爲妄

對

溫任

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怨達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
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苟得爰作狎狂且玄成讓兄初疑
人望丁鴻避第終感友言良史以爲美談志士稱其重義
雖言詐善尚賢爲惡與其寧失猶曰從寬况觀過知仁末
之不遠深明止足取則非遙而當斷以嚴科詳其大體參
也不敏何足知之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同前

蔣厲躬

賞功行封父歿子繼義存昭穆理在宗枋夏殷以前罕詳
斯制周漢之後咸用此途田禾籍勲庸得參纓冕誠宜率
德改行嗣先人之業冀子謀孫崇保家之道焉可忘析薪
之荷稱狎狂之謀內虧孝子之心外爽忠臣之節同衣裘
而鮮食類接輿而欲歌必事等玄成何替名家之譽情符
孟繫不聞良史之嫌即按所司之科恐失惟輕之典待盡
情僞方申斷割

同前

邵卿

建邦設都天秩有禮襲裘紹冶人教攸先甲以榮冠鼎宗
躬忝門禾對謝庭之蔭蔚玉樹搖春窺陳氏之英靈珠是

翠夜慕弓舊服誠宜象賢故違正徒而冒狂疾伯夷去祿

雖則有諸麗生不狂誰信其一作真安若棲心讓美宜從溫

睦之規如譎行沽名湏遵復禮之義自然日蕃錫馬晉豕

明受寵之文庭有懸鶉詩人寢伐檀之刺至公之道其在

茲乎

襲爵狎狂判

甲有兄弟非賢所司命甲襲父爵以狂疾不應命御史劾
知非狂請罪其謬

對

論以天倫分乎季孟鍾其大運異彼賢愚苟愛敬以存誠
固傳襲而無忝是以隱公推魯爰高克讓之聲太伯辭吳

卒被至一作深仁之道眷言于甲克合承家同周子之有兄
寧分菽麥懷謝庭之列照顧馥芝蘭黃金滿籬已奉一經
之訓白茅錫壤言逃五等之封竊意元昆顧伯夷而見捨
思深內敏豈鄙食之非狂接輿行歌此時方奏州吁安忍
是日非聞務以黜聰用辭深疾縱筆著於誠信終自牧於
謙撝馮恢不言未將諧於哀懇常玄晦迹俄見効於方書
鵠野急難無違六順豸冠嚴勵何罪雙珠庶將必復台階
無乃妄繩憲府

除喪襲爵判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乙
云有故不伏

對

白居易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舊
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慕乃集作彼前脩相承以一子何乃
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難必復然
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
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集作斯析理

校正三十八字

九月初八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七

判三十五

襲封孝感門十八道

襲封

佯狂讓弟判二道

嗣足不良判二道

子姪承襲判一道

當襲偽暗判一道

用父蔭判一道

請封爵贖罪判一道

孝感上

澤中得董判二道

夢得籬粟判二道

赤鳥巢門判一道

投牋獲弟判一道

嫂疾得藥判一道

襲封

佯狂讓第判

陳乙襲爵遂佯狂以讓第甲嗣爵後方入仕隣人告甲非嫡子不合襲

對

房自厚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崇開國之典以致承家之事陳乙志符前彥愛結友于雖佯狂之或違亦志義之可尚循令問而克嗣固不當仁依德言而靡渝理應承嫡况乃操刀使割能則無傷執射從政貫乃斯獲仕進所取孝第歸先苟以讓而入官能濟人而輔國以之立長可不謂賢隣告失宜竊以為得

同前

廉方俊

封襲大典存乎嫡嗣公侯榮胄貽厥後昆陳乙以代先崇班天賜重爵嗣業相繼家聲遠傳不好榮身克遵於讓讓欲求封第乃致於佯狂祖業斯廣友于多稱法雖有乖恒典事則不爽人情昔玄成見承非妨入仕今陳甲為襲難可寘刑

嗣足不良判

景食一縣嗣子足不良請立其弟禮司不許云古有其道對

大夫稱家榮高食菜冢子當室業茂本枝盈大足徵期克昌於魏國六三能履或取笑於齊堂弱足者居奉身而退遵康叔之命以崇次及察韓黜之秉雅符高讓則先茅舊

古今也載傳孤竹遺風此焉無替法聽棄疾禮貴象賢立第捨兄理復何惑

同前

張洌

藉慶食邑象賢繼踵承家之道將不媿於前脩疇嗣之宜度遙符於古義眷言長嫡疾乃天然既類郤克之刑一作形將同孟縶之廢且仲子立衍循魯禮而知歸常家封成鏡班書而有序瞻惟乙請未爽通規在律雖違行權則可請停司禁無拒乙辭

同前

席預

錫爵啓土將以疇庸開國承家寄于令嗣乙受封一邑參榮五等高門不昌厥子嬰疾昔郤克爲使取笑齊人孟縶不侯稱於魯史况主喪祭之禮如有朝覲之儀繼代非輕擇賢而立有符故事無爽通途

子姪承襲判

武功申將軍沛公王伯宜身死無子孫其妻陳氏遂養伯宜再從姪承襲事

對

辨方經野天子之疇庸開國承家諸侯之立杜盟河誓嶽藩屏之任攸歸鏤鼎銘鍾公侯之業爲大門驅駟馬路擁旂一作旛旗謀孫寄於衆疑作象賢嗣子希於必復伯宜太微叅伐登上將之榮階黃土白茅踐通侯之貴族千二百石與群后而俱朝二十八星共功臣而並列當陽侯之文武

空勒高碑孟嘗君之池臺終同下淚數竒興歎殊李廣之
無封天道何言傷鄧攸之不嗣陳氏鸞傷王鏡鶴怨瑤徽
分劍匣之沉浮異椅梧之生死崩城一慟非無杞婦之哀
染竹千行自有湘妃之泣對霜閨而惘默徒念平生撫猶
子而傷心空思繼絕立嫡違法自有全科無後國除宜從
甲令

當襲偽暗判

甲從軍戰亡嗣子當襲偽暗讓人告訴病

對

楊總目伯曦作湯

天子建國酌疇庸之典諸侯立家重延賞之業甲位居戎
旅道在干城觀三邊之羽書獻七縱之竒計閩外之事既

受命於瓜時軍中之法幾甲號於葱嶺雖王師有征而胡
兵尚寇甲第之歡未展庚日之悲已及逝者何追空怨盧
龍之塞嗣子克荷爰受白茅之封眷彼鴈行同夫鳥啄常
賢之子固是齊芳劉憲之兄宜其等列棣華有訓桃李無
言不慙孤竹之風願守延陵之節前史嘉其德讓今人胡
乃告論即議霜科寧符日用

用父蔭判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
事合與正官同

對

白居易

官分正贈蔭列品階既集作如酬死繼之勳則厚賞延之寵

今追思乙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一作立定爾功繼
代勸能豈忘勤恤我後椒聊既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
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
衛國家叙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

請封爵贖罪判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
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對

前人見集本

邑號旌贖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氏
恩降閨門罪罹邦憲寵匪他致既因表以勳贖咎雖自貽
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恤緹縈

猶聞贖父齊分石窳豈不庇身宜聽輯矢之辭難奪贖分
之請

孝感門

澤中得董判

王祖母饑病立冬劉公孫因澤中取土得董粟遺之後有
火過於西隣隣告云妖有司科之使司奏請旌異

對

馮待徵

至誠感神天道應善雖欲蔽德其如予何王祖母病既日
臻其脆蓋闕劉公孫孝惟天性懇鑿多勤坐北堂而搔一作
招魂仰南陔而結思是賴天靈其鑒地輸其珎綠董欺霜
而杏榮紅粟無稼而呈粒此一奇也又何如一作賀焉况丹

燄飛空以災糜竺之室玄應必感不昧劉殷之家隣者奚
愚以厚誣而害物有司何酷載重詰而傷仁明哉使乎清
識遠矣舉直錯枉揚于王庭蒙雖不才請從斯矣

同前

馮真素

玄象凝邈群品必具流潛昭著衆感無隱懿哉公孫躬履
節養悼彼祖母歛纏饑疾心乎謂何天亦明視驗粟有殊
於籬下泣董終同乎澤中可謂嗣德劉殷追縱李密激芳
塵於西蜀藹嘉聲於東晉霜竹擢筭自可包羞冰魚振鱗
頗亦慙德弟如蔡順伏柩劉昆叩頭驚風由其蓄緒洪焱
為之卷燄精誠所致緇素備列嗟乎至孝孤其善隣所司
科妖將涉厚誣之酷明使旌異深符清德之美

疑作李

夢得籬粟判

索和誠一作成家貧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握得十五鍾鄉
人以告非營求所得請納官

對

員峴

穹壤之福允及君子純嘏之徵良歸盛德索和誠孝摠心
極義切天經其行則晉代荀何其道則孔門曾閔獲西籬
之粟遂一作便貽俗士之譏採南陔之蘭應招獄官之訟愚
謂不可一作如此况夫賢哉

同前

楊守納

索和至孝居家貧窶因心則烏鳥翔翔弊服則懸鶉碎羽
立錐無地門挂陳平之席至誠動天庭列孟宗之筭五芝

繁茂氣維仙靈四壁森羅隙流頽日遂得玄穹降祉紅粟
呈祥不資南畝之勤自有西籬之錫諒真符所降非純孝
之精欲以表斯孰能若此鄉人庸謬妄相詆訐不違劉殷
之德須遵呂侯之典

同前

索和中和產德純孝為人親之所安類曾參之至性生無
所養同子路之嗟貧定省切南陔之心殷憂有北門之興
精誠所至動於鬼神吉夢有徵啓茲靈貺遂使鍾盈積粟
自能貯於西籬庾得如坻無假事於南畝動天地而降福
集人靈之休慶美劉殷之孝行再覩於茲伊索氏之鄉一作
化人一何狂簡天之所賜不合納官告者誕一作詞固宜

及坐

赤烏巢門判

乙喪親之後家有赤烏巢門白兔遊墓人告不報官司

對

仁者曾與孝哉閔子感彼天道通乎神明乙以顏色為難
溫清是切顧罔極而何報當未錫以攸居致愛敬之歡盡
哀戚之性宣父為政足可連芳穎叔稱純行堪施及志義
冲潔精神洞昭故得赤烏巢門白兔遊墓霞明丹翼翹日
彩以揚光霜映素毛皓月華而皎質匪徒銜美寧用報官
人也無良計之非直乙分推孝善則可嘉宜表陳遺之感
用旌吳順之行

投牋獲弟判

河內縣荀君林乘冰省舅冰陷而逝兄倫求屍不獲遂作
牋與河伯經宿冰開獲君林執牋出鄉人告稱妖惑

對

鄭子春

單懷舊壤野王遺跡元凱造舟於後忿生食邑於前自晉
啓山陽鄭錫河沃精靈有作人物代興相彼君林實為茂
族感如存之念恭自出之心憑河履冰自貽陷溺終墜而
死當柰若何類無忌之末休比元陽之相負况鵠原稱詠
本在急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嫂溺禮通於援手季沒義
切於投牋孝悌之心聰明正直靈鑒在斯信宿之間克備
喪禮誠有應於今日事無隔於古人告以為妖未符通識
誣人之罪法有恒規請據愆尤以定刑典

同前

風化所行德義為本煥彼經籍形諸典謨君林行著循良
道存甥舅比韓君之不別若劉生之酷似秦渭之際寧止
康公贈璜晉河之陰非無子犯投壁故使薄冰必履微軀
不恡乘遊水而長往詠龍君而久辭兄倫志切鵠原情敦
鴈序散彼棣一作花萼恨盈東注之流川一作投于牋牒泣下
西門之恨疑惟德降美至誠感神芳聲列於緇帙雅譽標
於今古執牋而出自可矜於至仁鄉人告妖恐或紊於常
典

嫂疾得藥判

顏甲養寡嫂疾求藥無出有童子授之化鳥而去隣告妖異甲不伏

對

天鑒昭著神心正直苟精誠而聿敷何貺施而靡應顏甲族承先哲行不違仁寧見倨於下機每防嫌於通問榮擢棣萼痛違愛於仁兄諷起伯梁遂虔心於寡嫂衣冠肅敬方禮國而躬勤衾枕嬰纏忽孀閨而寢疾四時有厲始見攻裏五藥無資爰將暝眩至誠攸感異兆旋臻豈童子之何知有神人之叶契香囊遽委俄瞻見於靈地歛衽方廻宛遷形於翥鳥聯翩彩翮疑徵入夢之祥坎北玄功即降痊疴之慶勿藥有喜道則雖殊無言不酬一作讐義終可尚

鄉黨稱孝固足當仁隣伍生誣何誠蔽善

校定三十字

九月初九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八

判三十六

孝感門下十七道

墳樹有甘露判四道

紫芝白兔判一道

紫芝白兔由刺史善政判二道

男取江水溺死判四道 孝子抱父屍出判一道

賣宅奉葬判一道 士用大夫禮葬父判一道

不除姊喪判一道 君喪年老判一道

不用父言殉葬判一道

墳樹有甘露判

楚州申殷贇喪親負土成墳甘露降樹芝草生廬青鸞鎮

集白鶴一作鶴 翔翔縣令張德以為孝感刺史欲旌表鄉

此二題在前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八

余堅

人梁靜告國家祥瑞

對

殷賢所親云喪罔極纏哀集荒蓼以崩心攀寒松而泣血
既流悲而遶墓遽結欵以成墳所以白鶴青鸞靈芝甘露
翔集墳塋之際降生蘆樹之間善應類彰禎符洊至所感
雖因孝致論孝亦感皇風旌以門閭實將無媿告以祥瑞
良亦有疑

對前

李希言

楚州淮海北距江水南濱挹桐栢之遙源酌柴桑之遠派
人沐無爲之化家覃孝理之風殷賢志切茹荼誠深負土
故得靈芝三秀如馬如龍甘露載垂爲珠爲玉鳴琴邑宰
先以檢尋集竹州司欲加旌表但喰和飲德日用猶迷舞
鶴翔鸞天心有屬瑞允彰於周德孝因感於殷賢梁靜雖
陳還宜準此

同前

殷賢名編澤國業預封人荷聖皇東戶之期感孝子南陔
之詠仰攀風樹俯蹈寒泉同王哀之手藝松栢比平原之
躬脩墳墓哀哀之性切切逾悲孝徹幽明祥聞動息故得
春芝列秀曉露凝其青鸞迴入鏡之容素鶴舉聞琴之翼
縣案檢尋非謬州端勘亦不虛靜是鄉人親來投告以爲
盛瑞咸屬國家但以子輿之冠前詢烏集休徵之屋一作室
復見魚游則殊貺之來誠關於至化而楚州申狀亦符於

孝感事緣獎勸理合申明眷彼門閭固須旌表

同前

劉憲

殷賢名編荆楚行達神明寔稟先賢之風邇聞至孝之感
甘露降其樹還同淚栢之林芝草生其廬即在寢苦之室
雖禎祥驟委諒神理無欺而謗議是興為鄉人所惡且求
諸故事抑有前聞率土莫非王臣含靈皆用天道通論則
歸於有國析理則存乎其人以匹夫之感皆為王者之瑞
則皇天所相何彰孝德之深梁靜湏正刑書刺史不煩疑
惑

紫芝白兔判

懷州申衛士楊建德被差鎮勅到之後母亡遂廬墓側哀

毀乃有紫芝生白兔來馴州司請加旌表廉察以為避鎮
科罪

對

司馬鎰

橫戈出塞雖五校之嚴規主奠臨喪亦十倫之重制建德
身參戎旅名列材官負羽翬韃將馳邊戍枯魚銜索旋迫
私庭瞻大樹於轅門痛風枝之不靜聽嘶駉於戎幕感隙
駟之難留燕雀之心已纏於罔極熊羆之效未遑於載馳
詳甲乙之科無虧典禁推忠孝之道何爽公私既而匍匐
墳塋克窮隴隧霜露之思義貫天經精感之徵遂彰靈應
白兔呈旣背三窟而來馴紫芝符祥對九莖而擢秀州司
請加褒異錫類之儀載光使局作此科繩昧禮之情何甚

聖朝孝理史官自合發揮揚建至誠門閭固宜旌表

芝草白兔由刺史善政判

岳州人王懷俊幼喪二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至孝潛通
屢呈祥瑞其地内生芝草兼白兔刺史元利濟仁明訓俗
善績著聞廉使以為由刺史錄奏懷俊不伏

對

高思元

天經地義聖人不加通幽洞冥神心必應懷俊幼傾怙恃
早標孝德無窮之思已結於楹書孺子之感更纏於匣扇
既而日月有時爰從筮宅墳塋是託俄見葺廬馬鬣新封
牛岡載闡有同文讓栢逕栖鳥還類許孜蒿挺集鴈故得
皎皎仙兔孕質而呈祥藹藹靈芝抽莖而表瑞豈以劉家

之董唯出於生前王氏之魚不彰於死後此由聖皇御寓
恩覃錫類神靈滋液品物昭蘇純仁蹈於二儀禎符效於
萬象假使六條闡化千里宣風伴郭賀之深仁媿劉寬之
善績何禎祥之所及豈徵應之所臻庶察推功妄塵旒宸
懷俊不伏徒勞漫訟莫大之孝何以自安

同前

孝通神明誠感天地烏馴兔擾聲高曩傳芝秀董榮事藹
前史嘗聞其語豈獨古人王懷俊性實由裏行非外獎風
樹不靜遽軫攀栢之哀陟屺無望終纏負土之感豈惟坐
皇驚鶴故已祥霄集鴈遂使金英孕彩棄神葉於芝田王
毳含暉接仙毫於麗魄斯固仁聖有道至德潛通兆庶沐

化以自效動植乘休而相感非借瑞於閭里不乞靈於郡
縣而利濟仁明不問喬卿之德察一作刺使風績未見王褒
之頌掠美竊譽在濟雖是有心假應移禎於使無宜妄察
昔聞讓善今見爭功貪天之誠頗同於徃責無伐之願亦
嗾於前事但論孝則義歸光國於師則不許讓仁與其抑
俊而揚濟未若捨貴而褒下任雖通廣孝實因心許與一
介之人豈累六條之政既繼錄奏須更申聞勸獎之規竊
將合序

男取江水溺死判

顧乙從母所好令男十五里取江水溺死不為之服

對

孝乃因心禮從適變惟彼顧乙德合天地其肯必在於無
違承顏克遵於不匱瞻言愛子取汲長江庾南陔之不虧
豈東流而來逝掌玉茲碎庭蘭坐歇顧斯惟疾之憂恐阻
長筵之樂既不彰於泉服誠有切於班衣雖失禮入刑合
冥燹典而割情循養庶可權宜既竭姜詩之孝無寘蕭何
之律

同前

顧乙行繼人志譽美天經嘗申不匱之誠每竭服勤之養
母以不甘井汲好味江流爰將植杖之男當其抱甕之役
異曹娥之父無復還苑均屈原之妻空餘徃恨縞瞻前誥
既有同於姜詩詳彼舊章亦何殊於庾季雖云不服欲寘

何幸

同前

盧朏

立身之道忠孝為先訓俗之規喪紀攸重所以王祥王覽
 曾閔曾參曉於九族傳諸萬古顧乙芳搖羨箭業嗣良弓
 挹至孝之清猷得隨時之大義母之所好志必無違嘉旨
 精誠乃臻異物長江汎濫取汲何功孝情至切於求魚喪
 制奚遵於舐犢欲遵寧感恐阻承顏所以俛俛于懷幽哀
 密念憶將鷓之曲不忍聽琴對驅蚊之宵更勤扇枕眷彼
 純至足以揚名逝者如斯男何不吊三殤之服誠合切於
 哀情五禮之文貴取順於顏色既循姜詩之孝難科漢尉
 之刑

同前

顧乙依仁植性履孝因心生我之義方深倚廬之思何極

一作切

扇枕温席造次無違候旨承顏欽從所好屠雞留膳

不為執友之賢求鯉探泉無入隣家之饑順慈親之旨忘

愛子之勞屬以迴浦生風長江起浪因茲汲引遂見沉淪

乙類姜詩無復弄璋之念男同精衛空搖

一作存

銜石之悲

不服以殤初疑越禮苟全於孝取叶隨時既有符於古風

恐難寘於令典

孝女抱文苑出判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

一作朝

乘船衝濤

船覆至死戩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

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一作

對

康子季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曰篙工
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俄奔空邀五相
青鳧坐覆忽識馮夷應同罔象之神頗異呂梁之子媚容
悲纏枕草志切投牋忽以祠瓜何殊薦艾疑作街心似石
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以陵波
竟學曹娥抱沉骸而出浪論情足為純孝撫事不媿褒揚
未題黃絹之詞先寘玄纆之罪州司滯獄法恐不然縣請
立碑理應為當

不除姊喪判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除也

對

白居易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律就景愛
深血屬禮過時制興鮮兄之嘆情既鍾於孔德及居姊之
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貴適中
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為苟在禮而或踰過猶
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居喪年老判

得景居喪年老毀痛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所鍾

對

孝乃行先則當銜恤子為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迫桑榆之光豈宜致毀所以爰從肉食唯服麻練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問極君子忍之苟戒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孝因親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賣宅奉葬判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為禮

對

前人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心自諒欲厚於卜宅

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備欲俯九泉顧家庭之屢空將鬻三畝愛雖深於喪死義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問因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乎益侈合仲破產之禁以避無廟之嫌

士用大夫禮葬父判

得丁為士葬其父用大夫或責其僭辭云從死者

對

前人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下丁慶加一命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菜之榮既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魯元易簣正位於大

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慎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不用父言殉葬判 一作嬖妾為殉判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對 前大對 前人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况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免

集作

有心之孝

校定五十三字 九月初九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九

判三十七

畋獵門十七道

畋獵三品判一道

覆車置罟判一道

金吾不辨夜判一道

不饁獸於郊判一道

澤虞傷田苗判一道

招虞人以弓不進判一道

中郎率家僮出畋判一道

仲夏百姓弋獵判一道

出畋毀耕者之瓶判一道

用毒矢而射判一道

金吾不供畋矢判一道

搏獸判一道

捕獸判一道

捕鳥鼠獲豹判一道

採捕判一道

觀魚判一道

取魚判一道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政獵三品判

景畋獵三品自稱有功所統斷為強暴天物且違時禁景
詣三司訴持法不中

對

大易立象以畋以漁明君順人有典有則用能遵彼蒐狩
奉于蒸嘗景何人斯祇若王命弧矢之利未聞貫於兩會
邊且之宜遽見論於三品斷暴天物幾於深文張皇已竣
何追自汰且因貳而濟刑可小懲欲一以窮禮一作云奚
獲徒為薄訴豈不多慙

覆車置罟判

京兆申鄠社間有覆車置罟縣悉焚之百姓訴財失業府

責縣以貧人弊政縣訴云此並犯禁之具若不毀除是誘
人於陷阱也

對

惟聖開物以仁興化無麇無郊覃率土而知方以畋以漁
在王畿而愈一作逾禁所以中綸式降野揭恒書雖鷹隼之

已飛猶爵羅之不入一作入澤且政惟通變豈傷財以害人作

為網罟蓋備物而致用况今庶類蕃殖蒐田有時祝遵殷
后之辭俗卜文王之囿必也專司牝牡晉臣有誠於虞箴
如或不施林逵蜀土何妨於釀具俱焚見及置罟若在於
崑岡弊政攸加縣法誠傷於鄠社社伊府之責允得其中

金吾不辨夜判

金吾不辨夜草止者不慎左巡使舉劾訴云五月教芟舍
自有所由不伏

對

國有振旅畋且順時將利武人之貞是明司馬之法惟彼
芟舍掌夜於軍器械儼陳防困獸於奔北名號明立與衆
人爲司南指事旣取於隨時應命亦同於影響金吾不辨
舉劾謂何自爲警夜之司寧分驅獸之命周亞夫營細柳
制敵宜遵李將軍過灞亭宵行何禁左巡使糾非其罪翻
以抵尤草止者職司無他孰爲不慎請從夏卿之教無舉
秋官之典

不饁獸於郊判

得大畋所司不饁獸於郊御史詰之甲云將頒禽也

對

設彼大畋陳其盛禮車徒畢備鏡鼓皆作三發三刺無差
於進退大獸小獸爰及於公私旣而獲耳之校未施驅逆
之儀方罷所司莅職舊典攸著何饁祭之云廢乃頒禽而
是先宗伯守官實虧於古制主吏問罪雅符於通職以茲
見詰理合無辭

澤虞傷田苗判

乙爲虞所司夏苗乙萊田表地或告有關訴稱恐傷夏苗
仰正斷

對

一作史

乙爲澤虞掌於原獸司其牝牡職在畋漁逢有司之夏苗而猶秉於周禮至於萊田表地事屬農休驅豕迎獮恐爲稼害何得迷長令之事行冬符之儀翻罪守官之人奚勸在公之吏或者有告訟則未孚虞人所陳辭皆可據請從審允寧使厚誣

招虞人以弓不進判

甲畋于郊招虞人以弓不進法司劾辭以守官

對

林麓藪澤以畋以漁農牧衡虞是糾是禁禮無變俗政在守官甲獨于何不減厥訓雖弦弧或進足以表微而皮冠不懸無聞受一作爰令法司順諫成德舉以爲非君子正直

於人蹠之無怒可否之理居然易知

中郎率家僮出畋判

中郎高牟率家僮出畋晚歸滋水長因醉使酒呵止云違勅出畋牟云今旣斷酒豈宜帶酒忿競詣金吾

對

高牟早承亭育夙效欵誠背牛加之絕壤未鷹揚之峻秩屬以葉下黃山草排一作排卅浦歷非熊之舊徑徇逐兔之荒遊

旣而獲已多乎言指霸陵之路日云暮矣果逢廷一作醉尉

之呵類寬饒之發狂焉知去就同季布之飲酒豈辨尊卑

旣蚌鷓而相持乃齊楚之俱失則獵雖有禁文不繫於蕃官酒乃停沽限未拘於自飲若其因酒入罪豈非釀具招

刑以獵為違則是移轅獲戾彼此俱無本罪論告皆失正途既詰金吾之司湏真正條之典但告雖不當狀匪構虛不可從勃反科宜以不應寘罪待知官蔭方定刑名

仲夏百姓弋獵判

得鄭州刺史蕪範以仲夏月令百姓弋獵觀察使糾其違令云為苗除害

對

網罟之設有自來矣犄角之用其可廢乎苟利人阜俗亦遠令何咎蕪範榮叅建隼職列褰帷將布政以頒條故違經而合道當仲夏之月畋以為苗居專城之尊德惟除害不麇不殍合取則於禮經以畋以漁蓋規承於易象且獸

之暴物人何以堪俾肅肅兪豈不忘於詩義芒芒禹跡克疆我甫田雖黎庶勞四體之勤而畝畝取十千之歲則原田膾膾不逢走險之遊稼穡芄芄豈雜食華之地刺史為政諒在隨時觀察所繩奚將勸善寘之于理恐未通途

出畋毀耕者之瓶判

丁畋于渭表毀耕者之瓶詬丁及父為厲一作事

對

春彼獵徒情多禽獸之獲語茲農者心惟稼穡之勤鳴鏑弯弧適騁麗龜之妙晨耕夕耒殊異非熊之師坐毀重丘之瓶行取閑門之詬苟敗其器宜徵陪償之資言罟彼尊有虧者耄之敬野人不敏於義何誅

一倍可憫

用毒矢而射判

乙用毒矢而射迹人禁之云貴其必獲

對

大獸小獸各有攸處敦弓潔矢隨利而行爰俾迹人職斯
屬禁用捨必由其令左右無乃失宜苟封毒而重傷雖省
括而何狩况今物遂蕃茂政和鍾律四靈雜襲百瑞同休
彼何人斯虧我王化禁之可也多訴奚為

金吾不供畋矢判

金吾申不供畋矢冬狩有關

對

制國之用一作儀必歲之秘量大小而用地審豐耗以視年

為化為鷹見草木之搖落豺既祭獸設罝羅而以魚然後
順時出遊因隙校獵俾虞人以入澤閱車徒而展事昆蟲
未蟄無以火田麇卵不傷動必討叛金吾申上田矢不供
職司其憂冬狩慮闕然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合供雖則不
供恐闕固應未闕若官曹立限送者遠程於理難容請從
嚴斷

搏獸判

山有徒搏殺獸者請賞州之所不與使科州遠式不伏

對

賦受不同勇怯殊迹瞻彼徒搏罕能為之春乎傷一作生
吾所不與何者啓足貽訓嘗不愛於遺驅驅後尾有言翻見

矜於拒猛撫事雖殊愛已除橫誠則利人州司執文切同
膠柱使科違式所謂合宜

捕獸判

設筭獲取獸而誤陷人有司按罪不伏

對

山有猛獸林木不伐擇肉而食已假喻於秦君在物為患
實有同於周處所以真氏張弧設其筭獲冀疑蹊在足李
陵無憂於垂餌檻牢搖尾張衡絕言於搏翼人之誤陷罪
亦何加且啓塞從時古今明準若鷹隼未擊設者誠則匪
彛如鴻鴈已飛陷人豈可有訟兩端斯按一言可蔽

捕鳥鼠獲豹判

甲捕鳥鼠獲豹以為有異送官求賞所由科罪

對

網罟結繩見彼取禽之道雄雌共穴聞於導渭之山甲雅
志平生盤於是子冒利有攸往每懷馳騁之娛適我願兮仍
持採捕之術既尋巒而討谷遂乘幽而歷險尉羅未宏巨傍
掩西嶺之巖霧雨潛栖并獲南山之獸然體君子之變雖
符豕象入虞人之羈盖無奇異瞻言賞典或恐難從乃眷
刑科寧宜濫罰

採捕判

甲採捕為業斷溪路之木不殊夜行者過通乃推蹶科故為
罪訴云暗中不審

對

為利殊途生人各業或豺已祭獸罽羅方設或獺未祭魚
津梁仍禁惟甲情閑採捕志樂畋遊即鹿于林涉崎嶇之
險道將禽伐木橫結屈之荒途所以盡巢穴之羽毛窮棲
宿之飛走竟歲趨未彌年棄本相彼夜行不遑宵處河傾
左界捫暗樹以求溪月映前峯度幽溪而失路倚行招譴
推蹶貽災斷之者雖則不殊觸之者有同非意不利攸往
是妨行邁欲罪故為良難與奪覽薄言之訴援一作不審
之詞法貴在寬庶從非濫

觀魚判

同州刺史矢漁而觀之御史糾彈辭曰農隙以講事仰處

分

對

爰整車徒用陳蒐狩辨其貴賤習以威儀將七德而聿脩
在三時而無害眷言刺史殊昧禮經在施政以庇人無聞
去獸苟徇情而畧地空見觀漁且魯隱如棠僖伯稱諫有
窮遊洛虞人獻箴從皂隸之賤司誠當失位輕公侯之重
任實曰曠官理合緘言豈宜文過請從繡衣之糾勿聽彤
襜之辭

取魚判

有人取漁輕車重馬或告非法訴有古義

對

彼何人斯漁以爲事結廬逃境吟澤畔之風煙垂竿振緝
盡河邊之歲月坐嚴陵之磯石芳餌長懸入尚父之盤溪
游鱗或躍始虛徐以在藻亦沉淨以遶蓮臨川之羨不忘
入肆之求何遠殊野客之來獻匪曰猶賢類詩人之遊梁
方聞起訟或告非法未見其宜採川徒山實庶人之攸利
輕車重馬合古義其何傷

校三十九日

重陽節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

判三十八

鹵簿刻漏印鑑枕鈎門十三道

差羊車判一道

好長鳴判一道

引漏水判一道

得亡印判一道

獲古鏡判一道

斫街樹瘿造枕判一道

造削判一道

削金判一道

好鈎判一道

皮判一道

戒豐判一道

私製九章判一道

衣裡製判一道

差羊車判

丁被差羊車小吏辭曰籍小年高

對

國章攸著人命是懸莫匪黎昨咸憑版籍設令齒貌則長其如名數不踰二十朝之大夫既不登於鴈行十五府之小吏亦何取於羊車徒有訴於高年終無補於茲日理宜小冠趨事短服駿奔陪晉后之行宮爰紆御女從衛君之過市長觀玉人語事不闕於奉公論職豈卑於陳力過為辭費殊謂不然

好長鳴判

子弟好長鳴隣告是過聲

對

文物有章威儀以等式昭邦典將糾禮容鑿鼓戒宵燧五

一作

通於神警金鉦節旅齊七步於軍氣由是吹豳擊土載享

原田奏角鳴鞀爰威疑鹵簿蓋偏伍之為用誠子弟之能

學籥章且誦古典猶施於樂言長鳴好為今日翻抵於隣

告過聲本防於建國吹節何傷於習常肇此刑書終貽戒

趾能拾功錄過無或噬膚金矢尚艱緩罰奚詰

引漏水判

得甲引漏水於衡渠之下乙告違法甲云是金龍口吐轉注入渠法司以為虛妄科不應為不伏

對

七曜成文二儀不測聖人造理璿衡有用為魯侯之金鏞昭合鬼神窺漢史之銅渾有探造化圭撮不謬玉節斯調

時一作

霜一作

翻疑作

晝夜必盡其規天地莫逃其筭登臺視朔覩雲物之必書
拂瑄移灰識權衡之有度惟甲名當典刻職在挈壺望朱
鴈之在時見金龍之吐水雨霧時降波結霜盤之中晷刻
為而匪為甲無過也不應告而輒告乙有罪焉請從罰杖
之科以明抱箭之士

得亡印判

丙拾得亡印而用科罪不伏

對

車書混同聖德汪濊朝無刻印路不拾遺謫夫主司遂敢
亡失靈龜迴顧疑曳尾於途中神散無依遽謫形於私室

景也行用實謂亂常須寘霜科以懲日拙

獲古鏡判

甲遊嵩山獲古鏡文彩極異陳於縣縣宰因窺拏忽破甲
訴闕進令科誣罔

對

君子効官豈輕舉措下民編戶須任指揮甲於維嵩得之
古鏡宛轉盤龍自多符彩翩翩鳩鵲是懷納用先皇銅印
宜照舞鸞旋臨玉掌坐如半月昔年挂竹應寵全形今日
翻菱唯看碎影裂非因墜是則難誣破不原擊欲充誰過
誰過充但空桑之理尚且移人歷陽之都猶聞化鼈况時
經歷代固不可量物罕保常能無自損難為照膽理可緘

文苑英華卷之五百四十五

心仍敢浮詞尚論闕進事同慙豕累匪厚顏何得牽迷公
為嫁禍令科其妄終非慎罰

斫街樹癭造枕判

人有告木奇斫街樹癭云擬將造枕進金吾劾之

對

通衢四會奇樹衆鬱布夏葉以成帷綠雲柯而似蓋日來
月往鳥剥蟲穿或擁腫而不材未施功於匠石或輪困而
載癭疑見題於杜預相彼木奇心規草竊揮雪鋒而斯就
抵霜簡而何逃事有可通情或宜恕按以刑典恐多違於
獻芹原其情志夫何妨於進枕枕雖未造誠即可嘉伊此
木奇造進生於意表欲申芻議賞罰惜於愚衷請更斫

屢寬抑曲

造削判

丙殆魯造削遷鄭而不良所由科罪訴云非地氣

對

聖人豐功明著能事作程無資於苦窳為度必禁於回邪
俾夫越鑄燕函人能為也宋斤魯削氣得良焉丙隸工人
居肆事業鑪開夜火已流朱雀之輝竈發晨煙將視赤龍
之術所以洗削之妙精奇於土風遷徙之殊理睽於分理
鄭刀豈同於魯削難以厚誣周令將入於漢刑實乖中典
觀乎獨斷未息群疑請寬書牘之辭謂審懸衡之要

削金判

甲為削金居其二或糾之曰欲新而無窮也不伏斷罪

對

精鋼既鍊器用爰備或賦斯一鼓或徵乎九金俾人興行
其利則博瞻彼甲也居無異聞四人各業夙承於良冶百
工居事史列於周官而運思無窮成能有則光如濯雪豈
徒陽劍之竒思逸言泉遂入青編之用雖用之日久若新
發於礪妙符鉛錫之宜不假磨龍之助或人相糾深謂無
稽而我有辭當從不濫

好鈎判

睦州刺史齊顓好鈎廣召巧工有能為鈎者賈金五鎰新
安縣主簿錢本造鈎殺其二子譽之以致於顓從顓索賞

顓不與云蓋是常鈎憑何索賞本乃抱鈎泣呼其子名鈎

遂飛著父背刺史科妖妄罪不伏云有節疑作前聞

對

齊顓承榮梓闕作鎮桐廬化洽循良行聞棄戟情惟竒古
方欲好鈎未宣邵伯之風且例吳王之躡錢本雕鐫擅美
冶鑄標能盡思俾於宋弓窮神等於越劍織形孕玉疑懸
秦女之樓曲影分鈎不若任公之釣於斯殺子何謝燔妻
既極巧工言邀重賞彼則識非辨物怪遼豕之從來此乃
道涉幽通惜吳鴻之枉逝鍾心之痛纒結著背之應斯彰
雖頻會於前聞終取驚於即事刺史學殊該博情懼妖訛
莫酬呂相之金先寡疑陶公之璧初聞或疑孟浪當察理

合推繩何者砥犢恩深將雛調切自可慕茲携劍聊追五月之歡豈得同彼釁鈞遽天百年之命既虧天性湏冥霜科請歸叢棘之曹速按鞭桐之罪

皮判

鮑人恃財信之而杜杜一方急有司繩其不任人云舉直錯諸枉者平急者正何患乎不任

對

周禮是視鮑人為畜樹之列司成乎致用劔革則武豹斯別為鞞乃犬羊不分眷也云時載理其職將以察其所以觀其所由引之而伸厚薄斯在信之而枉緩急自明或令雀弁之儀其服奚設烏澗之政取佩寧堪非為合度之資

招其不任之責將議其失猶或有辭稱使枉者能平當亦化惡為善更請閱實然定攸宜

戒豐判

施道安有誠豐人給之給是不祥物遂命棄之因取以告縣對

對

惡盈好謙天人同道備物致用器象攸明作必有孚服以為度有而不珍越人何臧於章甫貴而見薄楚國誰信於方暉人之無良巧言斯構殊魏瓠之奇質何生濩落之嫌異班扇之恩情徒假棄捐之阻且言行之表信德之符或人給之行可知矣竊物為譽信其謂何愚以見疑施氏有請於朦瞽取為已有告人當坐於詐欺雖謂可珍得而送

縣賞則及爾一作刑其捨諸廢賞則無勸將來置刑則有懲同惡名器不假斯之謂與

私制九章判

乙私制九章重等

對

車服以庸衣裳在笥豈宜鵠冠好聚不可繁纓以朝司服為官制章程而有數司儀辨等顧禮命而無違陳之公朝則斯皇可賦作之私室將有害而家既越人常且非君命妄從重等敢此輕然工歌遄死之詩士寘不應之罰合於至當誰曰不宜

衣製判

或人衣製有司糾云不稱其服

對

車服以庸威儀有節各得其所無相奪倫戰者先登昔嘗聞於狸製或人匪服今頗同於鵠冠苟慢經以背常固速尤以貽咎身之災也妖實人與刑其恤哉理在無捨

重陽登景山泛北海入夜援庵未談去後再校此卷改定

三十三字

藏園老人記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